

现代
文库

忠孝公园

陈映真



CHENYINGZHE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陈映真

著

陈友军

编

忠孝公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忠孝公园 / 陈映真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3

(现代文库)

ISBN 978-7-5399-4689-4

I. ①忠… II. ①陈…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7202 号

书 名 忠孝公园

著 者 陈映真

责任编辑 蔡晓妮 伍恒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689-4

定 价 2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面摊	1
我的弟弟康雄	9
加略人犹大的故事	16
将军族	35
唐倩的喜剧	49
六月里的玫瑰花	72
夜行货车	91
万商帝君	127
铃铛花	204
山路	235
忠孝公园	261
后记	329

面 摊

1

“忍着着，”妈妈说，忧愁地拍着孩子的背，“能忍，就忍着罢。”

但他终于没有忍住喉咙里轻轻的痒，而至于爆发了一串长长的呛咳。等到他将一口温温的血块吐在妈妈承着的手帕中时，妈妈已经把他抱进了一条窄窄的巷子里了。他虽然觉着疲倦，但胸腔却仿佛舒爽了许多。巷子里拂过阵阵晚风，使他觉得吸进去的空气凉透心肺，像吃了冰水一般。

“妈妈，我要吃冰。”

他的两手环抱着妈妈的肩膀，将半边脸偎着妈妈长长的颈项。他的呛了满眶泪水的眼睛，正看见妈妈背后远远的巷口穿梭地来往着各样的人群和车辆。除了有些疲倦，他当真觉得很安适的。妈妈轻轻地摇着他，间或也拍拍他的背。

“等大宝养好了病，妈妈给你吃很多的冰，很多很多的。”

黄昏正在下降。他的眼光，吃力而愉快地爬过巷子两边高高的墙。左边的屋顶上，有人养着一大笼的鸽子。妈妈再次把他的嘴揩干净，就要走出去了。他只能看见鸽子笼的黑暗的骨架，衬在靛蓝色的天空里。虽然今天没有逢着人家放鸽子，但却意外地发现了鸽笼上面的天空，镶着一颗橙红橙红的早星。

“……星星。”他说。盯着星星的眼睛，似乎要比天上的星星还要晶亮，还要尖锐。

2

妈妈抱着他回来的时候，爸爸正弯着腰，扇着摊子下面的火炉。妈妈一手抱着他，一手随手拿起一块抹布擦着摊板子。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钱安上一层铝皮，因此他们就特意把木板的摊面擦得格外洁净。大圆锅里堆着尖尖的牛肉；旁边放着一个箩筐的圆面饼，大大小小的瓶子里盛着各样佐料。

“又吐了么？”男人直起腰来忧愁地说，一面皱着脸用右袖口揩去一脸的汗水。牛肉开始温温地冒起气来。黄昏分外地浓郁了。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沿着通衢的街灯，早已亮着长长的两排兴奋的灯光。首善之区的西门町，换上了另一个装束，在神秘的夜空下，逐渐地蠕动起来。

妈妈没有说什么，顺手舀了一碗肉汤给她的孩子。他很热心地喝着浓浓的肉汁。爸爸用一种安于定命的冷漠看着他，随又若有所思地切了一块肉放到孩子的碗里，仿佛这样便能聊以补补孩子被病菌消耗的身体。

肉汤沸滚起来的时候，摊旁已经有两三个人坐着。他们从人潮的行列里歇了下来，写写意意地享受了一番，又匆匆地投入那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往哪里去的人群里。

“加个面饼么？”

“您吃香菜罢？”

“辣椒——有的。”

男人独自说着。女人和孩子却闲坐在摊子后面。虽然他们来到这个都会已有半个多月，但是繁华的夜市对于这孩子每天都有新的亢奋。他默默地倾听着各样不同的喇叭声，三轮车的铜铃声

和各种不同的足音。他也从热汤的轻烟里看着台子上不同的脸，看见他们都一样用心地吃着他们的点心。孩子凝神地望着，大约他已然遗忘了他说不上离此有多远的故乡，以及故乡的棕榈树、故乡的田陌、故乡的流水和用棺板搭成的小桥了。

（唉！如果孩子不是太小了些，他应该记得故乡初夏的傍晚，也有一颗橙红橙红的早星的。）

3

大约是最后一抹暮晖消逝，以及天上开始亮起更多的星星之后，忽然从对街传来匆促的辘辘声。妈妈抱着孩子朝着爸爸伫视的方向看去，看见两三个摊车正忙着推过街去。这个骚动立刻传染了远近的食摊，于是乎辘辘的声音就越聚越大了。爸爸也推着他的安着没有削圆的木轮的摊车，格登格登地走了。这些摊车们冲坏了仿佛也有些规律的人潮，辘辘地涌过通衢去了。而人潮也就真像切不断的流水一般，瞬即又恢复了他们潺潺的规律。

女人和孩子依旧坐在原来的地方，不一会果然看见一个白盔的警官。他慢慢地从对街踱了过来，正好停在这母子俩的对面。他把纸夹挟在他的左臂下，用右手脱下白盔，交给左手抱着，然后又用右手用力地搓着脸，仿佛在他脸上沾着什么可厌的东西似的。店面的灯光照在他舒展后的脸上——他是个瘦削的年轻人，他有一头森黑的头发，剪得像所有的军官一样齐整。他有男人所少有的一双大大的眼睛，困倦而充满着情热。甚至连他那铜色的嘴唇都含着说不出的温柔。当他要重新戴上钢盔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对正凝视着他的母子。慢慢地，他的嘴唇弯成一个倦怠的微笑。他的眼睛闪烁着温蔼的光。这个微笑尚未平复的时候他已经走开了。孩子和妈妈注视着 他慢慢地踱进人的流水里。

——至少女人应该认识这个面孔的。

那是他们开市的第一天，毫无经验的他们便被一个肥胖而暴躁的警官带进派出所。他们把摊车排在门口的两个面摊和一个冰水摊的中间。

“我是初犯，我们五天前才来到台北……”爸爸边走边说着，陪着皱皱的笑脸。然而那个胖警官似乎没有听见他，径自走进内室，猛力地摇起扇子。

对面的高柜台边，围着三个人，两个年轻的都穿着高高的木屐，也差不多都留着很长的头发。另一个较老的穿着没有带子的黑胶鞋，光光的头配着一个比孩子的爸爸更皱的脸。孩子的爸妈便不安地站在另一端。爸爸时而张望着门口的摊子，时而看看壁上的大圆钟，又时而看看门外的夜色——

“到这里来！”

爸爸于是像触电一般地走向呼唤他的高高的柜台。这时候，那三个人在参差不齐地鞠躬以后，陆陆续续地走出去了。柜台上坐着两个人，一个低着头不住地写，一个抽着烟望着他们。

“我是初犯，我们——”爸爸说。

“什么地方人？”抽香烟的说。

“我是初犯，我们——”爸爸说。

“什么地方人？”他的鼻子喷出长长的烟。

“啊！啊！我是——”爸爸说。

“苗栗来的。”妈妈说。

柜台上的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妈妈。正是那个写字的警官，有着男人所少有的一对大大的眼睛，困倦而深情的。妈妈低下头，一边扣上胸口的纽扣，把孩子抱得很紧。

由于附带地被发现没有申报流动户口，他们不得不留下六十元的罚款，才能推走他们的摊子。当妈妈从肚兜里掏钱的时候，那个大眼睛的警官忽然又埋头去写他的什么了。

“这个警察，不抓人呢。”孩子说，那个年轻的警官已经消失在街角里。

“大宝长大了，要当个好警官。那时候，你们不用怕我了。”他说。妈妈一直没有说话，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紧，一面扣上胸口的扣子。街灯照在她的脸上，也照着她优美的长长的颈项。这年轻的妇人无言地凝视着晦暗中的人潮，大抵她的心也漂得很远了。

4

到了行人开始渐渐稀少的时候，他们已经换过许多地方。最后他们终于停在一个街口。孩子可以看见左对面的大房子的楼上，挂满了许多画像，有拿刀的，有流血的。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也看见一排长长的脚踏车，似乎都在昏昏的路灯下打瞌睡。夜里像是蒙着雾，潮湿而且阴凉。满街的灯光，在远远的夜空中，看起来仿佛使这个城市罩着一层惺忪的光晕。人潮渐退的时候，汽车的喇叭和三轮车的铜铃就显得刺耳起来。

“加个面饼么？”

“.....”

“您吃香菜罢？”

“.....”

“辣椒——啊，您！”

孩子和女人都抬起头来望着摊子。爸爸正皱着脸笑着，那个客人也新奇地望着爸爸，他的温情的嘴抿抿地微笑起来。

女人和孩子都兴奋地望着那个疲惫的警官开始热心地吃着他的点心。爸爸用皱皱的笑脸巴结地替他添了两次肉汤。汽车的灯光偶尔扫过坐在阴暗里的母子，女人下意识地拉好裙子，摸摸胸口的纽扣是否扣好。

年轻的警官满意地直起身来，开始拿起他的皮夹。

“不要，不要啦！”爸爸说，皱着一脸的笑。

年轻人注视着爸爸的脸，不久那个温蔼的微笑又爬上了他的困倦的脸，终于留下十块钱走了。

“啊，啊！不要——啊！”爸爸说，“呵呵！那么也还得找钱，啊，啊，不要——”

爸爸着急地拿着十块钱追了几步，又跑了回来，慌忙拿了一张红色的五元钞正要再追上去。这时候孩子看见那左对面的房子里涌出了大批的人，胸前挂着箱子的小贩们、三轮车夫们都在向他们兜售。有几个人已经坐在他们的摊子边了。

“啊，啊！”爸爸说，“啊唉，金莲！你快追呀！”于是爸爸又忙着招呼客人，“金莲！”爸爸喊着说。

妈妈默默地接过五元钞，不一会便消失在黑暗里。孩子独自坐在角落里，看着那川流不息的人群，看着台子上不同的脸。三轮车们载着它们的顾客，拖着各种不同音色的长长的铃声，分别奔向不同的方向去了。街口的自动的红绿灯机械地变着脸，但不论或红或绿，在它似乎都显得十分困顿而无聊。这个夜市的最末的人潮，也终于渐渐地消退下去，甚至连车声都变得稀落了。

这时候妈妈悄悄地走了回来。她低着头只顾走向孩子，甚至没有抬头看看爸爸。她走近孩子就一把将他抱在怀里。他感到妈妈的心在异乎寻常地剧跳着。他又把双手围住妈妈的肩，将半边脸偎着妈妈长长的颈项，细腻而冰凉的，他感到舒适。妈妈像是把他抱得更紧了。

爸爸打发了最后一个顾客以后，开始忙着收拾起来。妈妈帮着把洗碗的水倒进水沟里，孩子似乎觉得妈妈出奇的沉默。

“他不要钱么？”孩子说。

“追上了么？”爸爸说。点起一根皱折的香烟：“啊——他是个好心人。啊——”

他们推着那没有削圆的木轮格登格登作响的车子离开街口

时,这个首善之区的西门町,似乎开始沉睡下去了。街灯罩着一层烟霭,排着长长的行列,各自拉着它们寂寞的影子。许多的店门都关了起来,有的还在门外拉上铁栅。几家尚未关门的,也已经开始在收拾着。有些瞌睡的店员,颠颠仆仆地关着板门。街上只剩下稀落的木屐声。那唯一不使人觉得生活的悲愤的街车在谦逊地寻找它的生活。街道显得十分寥落。一只狗嗅着地面窜过一条幽暗的巷子。

他们逐渐走出了这个空旷的都城,一拐、一弯地从睡满巨厦的大路走向瑟缩着矮房的陋巷里。

“他是个好心人,”爸爸说。半截香烟在他的嘴角一明一熄:“好心人。”

走在摊车左侧的妈妈。只是默默地走着,紧紧地抱住孩子。沉思的脸在泄漏暗淡的街灯下显得甚是优美。孩子舒适地偎着妈妈软软的胸怀和冰凉的肩项。

“他,不要钱的么?”孩子说,“不要,不要——”

而不幸的,孩子又爆发了一串串长长的呛咳。父母和格登格登的摊车都停了下来。痛苦的咳声停止以后,只留下妈妈轻轻地拍着孩子的项背的声音。这声音在如许沉静的夜里,听起来会叫人觉得孩子的体腔竟是这样的空洞。

“吐到地上去罢。”妈妈说。也不知为什么,女人竟而觉得心头一酸,就簌簌地淌下了泪。甚至她不确切地知道这个眼泪是否是由于怜悯自己的病儿。她只是想哭罢了。她觉得纳罕,她说不清。男人和孩子都没有察觉到女人的眼泪。夜确乎很深了。

孩子的眼眶又呛满了泪水——但是除了有些疲倦,他倒当真很安适的。模糊中,他仿佛从天边又寻到了几颗橙红橙红的星,在夜空中赫赫地闪烁着。

“……星星。”他脆弱地说。他看见爸爸抛出去的烟蒂在暗夜

里划着血红的弧，撒了一地的火花之后，便熄灭下去了。夜雾更加浓厚。孩子吸着凉凉的风，使他记起吃冰的感觉。（——妈妈，我要吃冰。）然而他终于只动了动嘴唇，没有说出什么来。

孩子在妈妈软软的胸怀和冰凉的肌肤里睡着了。至于他是否梦见那颗橙红橙红的早星，是无从知悉了。但是你可以倾听那摊车似乎又拐了一个弯，而且渐去渐远了。

格登格登格登……

我的弟弟康雄

当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写日记，也写信。除此以外，我不曾想过我会写其他别的什么。然而，现在，不可思议的我，竟会在这结婚以后的第二年，拾起笔来记载一些关于我的弟弟康雄的事。两天前，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方才读完了我的弟弟康雄的三本日记。我的弟弟康雄死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于到了婚后的几个月内，每当我展读我的弟弟的日记时，都会叫我哭啊哭的毫无办法。我看见他稚拙的字体，立刻就看见这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对坐在我的案前，疲倦地笑着，无名的悲哀便顿时掩盖了我。于是，我就哭着哭着，怎么也不能读完它们了。

两天前，我总算平静地看完了这三本日记。大约是日子渐渐远去了；再次当是婚后的生活使我觉得不仅因为我的被属于一个男人，以至于在肉体上、精神上有了极大的变异，而且这个婚姻也使我突然从贫困匮乏的生活进入了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这个辛德烈拉姬一般的变幻，使我目不暇接了。总之，那种思慕的悲哀，仿佛和我富足的生活正相对地逐渐饿死了。“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我的弟弟康雄的日记曾这样说，“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地流于卑鄙齷齪……”这是我的卑鄙，我的齷齪吗？……我一点也不想抗辩。记得我的弟弟康雄还活着的时候，总讲一些我不懂的，或者一些十分无理的事。但我从来没有抗辩过。一次也没有过。（现在这

很使我觉得慰怀的。)

我觉得很怅然。

我在我的弟弟康雄死去的那年的冬天结了婚。离那个满志着颓落和幻灭的新冢上的初秋还不到四个月。我的突然愿意嫁给我现在的很富足的丈夫，十分使我的可怜的父亲感到惊讶。这件婚事拖延了将近半年的时光，我曾有意地要拖垮它。这一面是因着当时我正远远地恋爱着一个将要在次年夏天毕业的苦读的画家，另外也是很受了我的弟弟康雄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我竟也跟着毫无理由地鄙夷那些富有的人们了。除此之外，现在的他总是那样敦厚有礼，衣服整齐，说着一些每个字都熨平了的上层人的话语。这些和我的弟弟康雄或者那个远远的小画家都是那样的不同。他们都留着长发，涨红他们因营养不良而尸白尸白的眼圈，讲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奇怪但有趣的话，或者怯怯地沉默着，半天不发一语。

到了我的弟弟康雄突然死去之后，经过了一阵子的麻木、恸哭、瘫痪而终于冷冷地清醒过来了。仿佛自己在一夜之间变得格外智慧起来了。我用一种近于一个悲壮的哲人一般的声音对自己说：一切都应该让它从此死灭过去罢！我觉得我的弟弟康雄和那个远远的画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真有些一如父亲所说的“小儿病”了。我的可怜的父亲，这个独学而并未成名的社会思想者，转向宗教已有六年之久。我的“安那琪”(Anarchist)的弟弟康雄自杀了，我的远远的小画家也因贫困休学，而竟至于卖身给广告社了。而我这个简单的女孩子，究竟意欲何为呢？（一切都该自此死灭罢！）

于是我这悲壮的浮士德，也毅然地卖给了财富。这颇给予我那在老年丧子的重苦中的可怜父亲一些安慰。他曾努力地劝说我

认真地考虑这个丰裕的归宿，因为“人应该尽力地摆脱贫苦这一恶鬼，一如人应努力摆脱犯罪一样”。而另一个原因似乎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有名望的虔诚的宗教家庭，像是宗教的慈悲，使富者超过了门户之见，而垂顾于如我这样一个小家碧玉。但我并不很想到这些。我答应这桩婚事，也许真想给我可怜的父亲以一丝安慰，叫他看见他毕生凭着奋勉和知识所没有摆脱的贫苦，终于在他的第二代只凭着几分秀丽的姿色便摆脱掉了。从此流着一部分他自己的血液的子孙，该永远种植在一块肥美的土地上了。而事实上，我是存着一分最后的反叛意识，掷下我一切处女时代的梦的。在我的弟弟康雄死后才四个月，我举行了婚礼；一个非虔信者站在神坛和神父的祝福之前……这些都使我感到一种反叛的快感。固然这快感仍是伴着一种死灭的沉沉的悲哀——向处女时代、向我所没有好好弄清楚过的那些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的流派告别的悲哀。然而这最后的反叛，却使我尝到一丝丝革命的、破坏的、屠杀的和殉道者的亢奋。这对我这样一个简单的女子已经够伟大的了。

然而，如今我方始知道：终其十八年的生命，我的激进的弟弟康雄连这样一点遂于行动的快感都没有过。“我这虚无者，却没有雪莱那样狂飙般的生命。雪莱活在他的梦里，而我只能等待一如先知者。一个虚无的先知者是很有趣的。”我的弟弟康雄的日记这样说。那三本日记的一本多的时光，就是这样的等待、等待，而终至于仰药以去了。这年轻的虚无者就是这样幼稚地等待着，也同样幼稚地吞下了他的青酸加里。这日记除了怀恋的意味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叫我无意间寻到了这少年虚无者半生的龙脉；在其余两本多的时光里，第一本写着一个思春少年的苦恼、意志薄弱以及耽于自渎的喘息；第二本的前半，写着这少年虚无者的雏形。那时候，我的弟弟康雄在他的乌托邦建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接着便是他的逐渐走向安那琪的路，以及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等待。

日记愈离他绝命时近，我的思慕也更加浓而且重了。我于是真正发现了我的弟弟康雄的真实。我的弟弟康雄死在一个哀伤负罪的心灵里。虚无者的字典里应是没有上帝，更没有罪的。我的弟弟康雄竟而不是虚无者吗？竟而不是雪莱吗？……

那年暑假，我的弟弟康雄在一个仓库那里找到了一份职业，为了筹聚下学期的学费。因此他就赁居在仓库附近的一所专租给劳动者的客寓。客寓的主妇是个“妈妈一般的妇人”，我的弟弟康雄这样说。于是他们大约是相恋起来，而且从那样晦涩的字句中也会使人看出我的弟弟康雄已经失去了他的童贞了。因为我的弟弟突然辞去了职业，到邻县的平阳岗去了。我还记得这一段时间他的家书特别多，因为职业无着，又没有能力赁居。我的弟弟康雄终于勉为其难地住进了一间圣堂。此后的日记尽是自责、自咒、煎熬和痛苦的声音。“我求鱼得蛇，我求食得石。”我的弟弟康雄绝望地嚎叫着：“我没有想到长久追求虚无的我，竟还没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圣堂的祭坛上悬着一个挂着基督的十字架。我在这一个从生到死丝毫没有和人间的欲情有份的肉体前，看到卑污的我所不配享受的至美。我知道我属于受咒的魔鬼。我知道我的归宿。”这些是我的弟弟康雄留下的最后的轨迹。他的自戕是此后约半个月的时日了。这个末日的日记上所印的格言是：

Nothing is really beautiful but truth.

——N. Boileau

因此我感到了一个极大的轻蔑和滑稽的、一种近乎快乐——发现秘密的快乐——的感觉。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的弟弟康雄，连我也在内。但至少如今我已经知道我的弟弟康雄死前挣扎的线索了。甚至我的父亲所只能说出的世上最了解的话，只是如

此：他说他的孩子死于上世纪的虚无者的狂想和嗜死。而至于那坚持不肯为我自戕的弟弟康雄举行宗教葬仪的法籍神父，就更加惶惑了。“这是不可解的，我亲眼看见他在最近几天，深夜里潜进圣堂长跪……这是不可解的。”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少年虚无者乃是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基督曾那样痛苦而又慈爱地当着众犹太人赦免了一个淫妇，也许基督也能同样赦免我的弟弟康雄。然而我的弟弟康雄终于不能赦免他自己罢。初生态的肉欲和爱情，以及安那琪、天主或基督都是他的谋杀者。

（所以我要告状。）

我的弟弟康雄的葬仪，是世上最寂寞的一个。平阳岗里，我们连半个远亲都没有。一个粗制的棺木后的行列，只有一个年迈的老人和一个不伦不类的女孩子。没有人哭泣。这个卑屈的行列，穿过平阳岗的街道，穿过镇郊的荒野。葬礼以后的坟地上留下两个对坐的父女，在秋天的夕阳下拉着孤零零的影子。旷野里开满了一片白绵绵的芦花。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走下了坟场，我回首望了望我的弟弟康雄的新居：新翻的土，新的墓碑，很丑恶的！于是又一只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里了。

然而这卑屈的感觉却在我的婚礼中得到了补偿。神父和司仪们都穿上了最新的法衣，圣诗班听说是特地选了一童男为我献唱的。整个仪式中我都抬着头。我要看看这些宗教社会的人们，看看这些有闲者的高级娱乐，看看五彩的嵌镶画……但我却无意间看见了那个挂在木头上的基督。这个虽是男人但超出于性别和生理的裸体，使我立刻想到我的弟弟康雄入殓的一刻。我和父亲走进我的弟弟康雄的房间时，一个仰卧床沿的尸体迎着我们。我的弟弟康雄一手垂在地板上，一手抚着胸，把头舒适地搁在大枕头。面色苍白，但安详得可爱。雪白的衬衫染着一些大约是呕吐